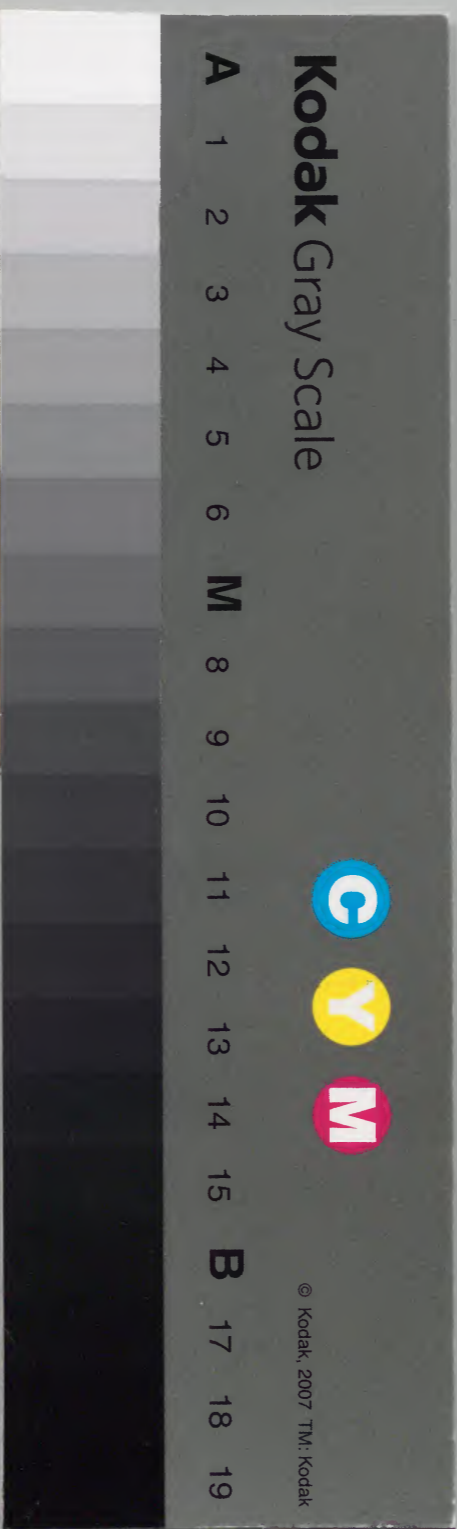


漢書門			
類	二	二	二
號	四	三	一
函	三	七	一
架	二	一	一
冊	一	一	一

內閣文庫			
類	二	二	二
號	四	三	一
冊	三	七	一
架	二	一	一
函	一	一	一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542	
冊數	10 (8)		
函號	300	30	





韓非子卷第十五

難一第三十六

難三第三十八

難一第三十七

難一第三十六

古人行事或有不合
理韓子立義以難之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

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舅犯曰。臣聞之。繁禮君子。

不厭忠信。禮繁縟故曰繁。禮唯忠信。戰陣之間。不

厭詐僞。非詐詐不能制勝。故曰不厭詐僞也。君其許之而已矣。文公

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衆

註詐詐當
作詐謗

韓非子

卷十五

我寡爲之奈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也。且取多獸，後必無獸。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因詐得利必以詐爲俗，故無復有忠信。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羣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或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凡對問者，有因，因

章法雙關

小大緩急而對也。所問高大而對以卑狹，則明主弗受也。今文公問以少遇衆而對曰：後必無復，此非所以應也。且文公不知一時之權，又不知萬世之利。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強而威立。雖有後復，莫大於此。萬世之利，奚患不至？戰而不勝，則國亡兵弱，身歿名息。按拂今日之失，不及安暇待萬世之利。待萬世之利，在今日之勝；今日之勝，在詐於敵。詐敵，萬世之利而已。故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謂不厭

詐偽者。不謂詐其民。謂詐其敵也。敵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哉。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耶。則所以勝楚破軍者。舅犯之謀也。以其善言耶。則雍季乃道其後之無復也。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則以兼之矣。舅犯曰。繁禮君子。不厭忠信者。忠所以愛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愛而不欺矣。言孰善於此。然必曰。出於詐偽者。軍旅之計也。舅犯前有善言。後有戰勝。故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賞文公之霸。不亦宜乎。仲

尼不知善賞也。仲尼不知善賞。妄歎宜哉乎。

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暮年。剛畝正。相謙故正也。

河濱之漁者。爭坻。坻。水中高地。釣者依之。舜往漁焉。暮年而

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苦窳。惡也。舜往陶焉。暮年而

器牢。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而舜往為之

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耕處苦。而民從

之。故曰。聖人之德化乎。

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其人曰。堯為天子。

然則仲尼之聖。堯奈何。堯在上。容人為惡。仲尼謂堯為聖者。奈何。聖人

卷一本作
得者非

明察在上位。將使天下無姦也。今耕漁不爭。陶器不窳。舜又何德而化。若堯以舜在上則自有禮讓何須舜以化之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吾楯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堯舜之不可兩譽。矛楯之說也。且舜救敗。暮年已一過。三年已三過。舜有盡。壽有盡。

天下過無已者。以有盡逐無已。所止者寡矣。賞罰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賞。弗中程者誅。令朝至暮變。暮至朝變。十日而海內畢矣。奚待暮年。舜猶不以此說堯。令從已。乃躬親。不亦無術乎。且夫以身為苦而後化民者。堯舜之所難也。處勢而令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與為政也。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將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臣故將謁之。願君

去豎刁。除易牙。遠衛公子開方。易牙為君主味。君
惟人肉未嘗。易牙烝其首子而進之。夫人情莫不
愛其子。今弗愛其子。安能愛君。君妬而好內。豎刁
自官以治內。人情莫不愛其身。身且不愛。安能愛
君。開方事君十五年。齊衛之間。不容數日行。奔其
母。父官不歸。其母不愛。安能愛君。臣聞之。私偽不
長。蓋虛不久。言蓋蔽詐事不可久也願君去此三子者也。管
仲卒。桓公弗行。及桓公死。蟲出尸不葬。

或曰。管仲所以見告桓公者。非有度者之言也。所

辨其巧

以去豎刁易牙者。以不愛其身。適君之欲也。曰不
愛其身。安能愛君。然則臣有盡灰力以為其主者。
盡灰力亦不愛身也管仲將弗用也。曰不愛其灰力。安能愛
君。是君去忠臣也。且以不愛其身。度其不愛其君。
是將以管仲之不能灰公子糾。度其不灰桓公也。
是管仲亦在所去之域矣。明主之道。不然。設民所
欲。以求其功。故為爵祿以勸之。設民所惡。以禁其
姦。故為刑罰以威之。慶賞信而刑罰必。故君舉功
於臣。而姦不用於上。臣有功者舉用之。自然姦不見用也雖有豎刁。

其奈君何。且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計君臣力。臣君有道則臣盡力而姦不生。無道則臣上去豎刁。一豎刁又至。非絕姦之道也。且桓公所以身成蟲流出。尸不葬者。是臣重也。臣重之實。擅主也。有擅主之臣。則君令不下究。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間。使善敗不聞。禍福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

卑賤不待尊賚而進。大臣不因左右而見。百官修通羣臣輻湊。有賞者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見知不悖於前。賞罰不弊於後。可賞賞可罰罰無所蔽寒也安有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於桓公也。使去三子。故曰管仲無度矣。

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為賞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為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事。寡人國危。社稷殆矣。吾羣臣無有不驕侮之意者。惟赫子不失君臣之禮。是以先

之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為人臣者莫敢失禮矣。

或曰：仲尼不知善賞矣。夫善賞罰者，百官不敢侵職，羣臣不敢失禮。上設其法而下無姦詐之心，如此則可謂善賞罰矣。使襄子於晉陽也，令不行，禁不止，是襄子無國。晉陽無君也，尚誰與守哉？今襄子於晉陽也，知氏灌之，穴寵生毒，而民無反心，是君臣親也。襄子有君臣親之澤，操令行禁止之法，而猶有驕侮之臣，是襄子失罰也。為人臣者乘事

而有功則賞。今赫僅不驕侮，而襄子賞之，是失賞也。

臣有不驕僅合臣也。禮非有善可賞也。明王賞不加於無功，罰不加

於無罪。今襄子不誅驕侮之臣，而賞無功之赫，安

在襄子之善賞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賞。

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歎曰：莫樂為人君，

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

衽而避。琴壞於壁。公曰：太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

小人言於側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噫，

歎之，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請除之。公曰：釋之，以

為寡人戒

或曰。平公失君道。師曠失臣禮。夫非其行而誅其身。君之於臣也。非其行則陳其言。善諫不聽則遠其身者。臣之於君也。今師曠非平公之行。不陳人臣之諫。而行人主之誅。舉琴而親其體。是逆上下之位。而失人臣之禮也。夫為人臣者。君有過則諫。諫不聽則輕爵祿以待之。此人臣之禮義也。今師曠非平公之過。舉琴而親其體。雖嚴父不加於子。而師曠行之於君。此大逆之術也。臣行大逆。平公

喜而聽之。是失君道也。故平公之迹。不可行也。使人主過於聽而不悟其失。師曠之行。亦不可行也。使姦臣襲極諫而飾弒君之道。不可謂兩明。此謂兩過。故曰平公失君道。師曠亦失臣禮矣。

齊桓公時。有處士曰小臣稷。桓公三往而弗得見。桓公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之。

或曰。桓公不知仁義。夫仁義者憂天下之害。趨一

國之患。不避卑辱。謂之仁義。故伊尹以中國為亂道。為宰于湯。百里奚以秦為亂道。為虜于穆公。皆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辭卑辱。故謂之仁義。今桓公以萬乘之勢。下匹夫之士。將與欲憂齊國。而小臣不行見。小臣之忘民也。忘民不可謂仁義。仁義者。不失人臣之禮。不敗君臣之位者也。是故四封之內。執會而朝。名曰臣。臣吏分職受事。名曰萌。今小臣在民萌之眾。而逆君上之欲。故不可謂仁義。仁義不在焉。桓公又從而禮之。使小臣有智

忘本作忘非

能而遁。桓公是隱也。宜刑。德修而隱不為臣用故宜刑也。若無智能而虛驕於桓公。是誣也。宜戮。小臣之行。非刑則戮。桓公不能領臣主之理。而禮刑戮之人。是桓公以輕上侮君之俗。教於齊國也。非所以為治也。故曰。桓公不知仁義。

靡笄之役。晉伐齊也。靡笄山名。韓獻子將斬人。邾獻子聞之。駕往救之。比至則已斬之矣。邾子因曰。胡不以殉其僕。曰。曩不將救之乎。邾子曰。吾敢不分謫乎。或曰。邾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謫也。韓子之所斬

辨詰之文無有如此者

也。若罪人則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而勸之以殉。勸之以殉。是重不辜也。斬既不辜。殉又不辜。是重不辜也。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郄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郄子奚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斬之矣。而郄子乃至。是韓子之謗已成。而郄子後至也。夫郄子曰。以殉不足以分。斬人之謗。而又生殉之謗。殉既不辜。益得一謗。是何言分謗也。昔者紂為炮烙。崇侯惡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奚分於紂之謗。

別本 夜然作有

此助為虐 更益謗也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不得不辜也。且望郄子之得之也。望郄子正 韓子之過今郄子俱弗得。則民絕望於上矣。故曰。郄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且郄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為非也。不道其所以為非。而勸之以殉。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下使民望絕於上。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郄子之所以分謗者也。

桓公解管仲之束縛而相之。管仲曰。臣夜然矣。然而臣卑。公曰。使子立高國之上。管仲曰。臣賤矣。然

而臣貧。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疏。於是立以為仲父。霄略曰：管仲以賤為不可以治國，故請高國之上，以貧為不可以治富，故請三歸，以疏為不可以治親，故處仲父。管仲非貪，以便治也。

或曰：今使臧獲奉君令，詔卿相，莫敢不聽，非卿相卑而臧獲尊也。主令所加，莫敢不從也。今使管仲之治，不緣桓公，是無君也。謂擅出其令，故曰不緣也。國無君，不可以為治。若負桓公之威，下桓公之令，是臧獲之

所以信也。奚待高國仲父之尊而後行哉？當世之

行事，都丞都丞官之之下，徵令者，不辟尊賢不就

卑賤。二官雖卑奉命徵令亦不以尊即避卑即就也。故行之而法者，雖巷

伯信乎卿相，行之而非法者，雖大吏詘乎民萌。今

管仲不務尊主明法而事增寵益爵，是非管仲貪

欲富賢，必闇而不知術也。故曰：管仲有失行，霄略

有過譽。

韓宣王問於繆留：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繆

留對曰：昔魏兩用樓翟而亡西河。樓翟程璜也。楚兩用

韓非子 卷十五 七

昭景而亡鄆郢。昭景楚之二姓今君兩用公仲公叔。此必將爭事而外市。與鄰國交私以示已利故曰外市也則國必憂矣。或曰昔者齊桓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尹仲虺。夫兩用臣者國之憂。則是桓公不霸。成湯不王也。湣王一用淖齒而手歿。平東廟。主父一用李兌。減食而歿。主誠有術。兩用不為患。無術兩用。則爭事而外市。一則專制而劫弑。今留無術以規上。使其主去兩用一。是不有西河鄆郢之憂。則必有身歿減食之患。是穆留未有善以知言也。

難二第三十七

景公過晏子曰。子宮小近市。請徙子家豫章之圃。晏子再拜而辭曰。且嬰家貧。待市食。而朝暮趨之。不可以遠。景公笑曰。子家習市。識賚賤乎。是時景公繫於刑。晏子對曰。踴賚而履賤。景公曰。何故對曰。刑多也。景公造亡老反然變色曰。寡人其暴乎。於是損刑五。

或曰。晏子之賚踴。非其誠也。欲便辭以止多刑也。

卒問而應非深思也。亂國重典豈惡刑多在當與不當耳。不在多少。此不察治之患。

註大簡到

韓非子

卷十五

七

也。夫刑當無多。不當無少。苟不當雖少猶以為多也。無以不當聞。而以太多說。無術之患也。敗軍之誅。以千百數。猶此且不止。卽治亂之刑。如恐不勝。而姦尚不盡。今晏子不察其當否。而以太多為說。不亦妄乎。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盜賊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為治也。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耻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耻也。公胡其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倉困。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

公胡不復遺冠乎

或曰。管仲雪桓公之耻於小人。而生桓公之耻於君子矣。使桓公發倉困而賜貧窮。論囹圄而出薄罪。非義也。不可以雪耻。使之而義也。桓公宿義。須遺冠而後行之。則是桓公行義。非為遺冠也。是雖雪遺冠之耻於小人。而亦遺宿義之耻於君子矣。且夫發困倉而賜貧窮者。是賞無功也。論囹圄而出薄罪者。是不誅過也。夫賞無功。則民偷幸而望於上。遺冠得賜常望遺冠。不誅過。則民不懲而易為非。此亂

之本也。安可以雪耻哉。

堯一本作克是孟

昔者文王侵孟莒莒舉鄆。三舉事而紂惡之。文王

莒鄆莒莒

乃懼請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請解炮

烙之刑。天下皆說。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

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

得天下之心。

或曰。仲尼以文王為智也。不亦過乎。夫智者。知禍

難之地。而辟之者也。是以身不及於患也。使文王

所以見惡於紂者。以其不得人心耶。則雖索人心

以解惡可也。紂以其大得人心。而惡之。已又輕地

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固其所以桎梏囚於羑里

也。鄭長者有言。體道無為無見也。此最宜於文王

矣。不使人疑之也。仲尼以文王為智。未及此論也。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

下。不識臣之力也。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宿胥無

善削縫。言損益若女工。剪削彌縫。隰朋善純緣。言增飾若女衣。

成。君舉而服之。亦臣之力也。君何力之有。師曠伏

琴而笑之。公曰。太師奚笑也。師曠對曰。臣笑叔向

之對君也。凡為人臣者猶炮宰和五味而進之君。君弗食孰敢強之也。臣請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大亦君之力。臣何力之有。

或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夫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美之大者也。非專君之力也。又非專臣之力也。昔者宮之奇在虞。僖負羈在曹。二臣之智言中事。發中功。虞曹俱亡者。何也。此有其臣而無其君者也。且蹇叔處于而于亡。處秦而秦霸。非蹇叔愚

於于。而智於秦也。此有君與無臣也。向曰臣之力也。不然矣。昔者桓公宮中二市。婦問也。里門二百被髮而御婦人得管仲為五伯長。失管仲得豎刁。而身死蟲流出尸不葬。以為非臣之力也。且不以管仲為霸。以為君之力也。且不以豎刁為亂。昔者晉文公慕於齊女而亡歸。咎犯極諫。故使反晉國。故桓公以管仲合。文公以舅犯霸。而師曠曰君之力也。又不然矣。凡五霸所以能成功名於天下者。必君臣俱有力焉。故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

使下本
有淨字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者。
三。有司三請皆曰告仲父。而優笑曰。易哉為君。一曰仲父。二
曰仲父。憂俳優樂者名。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
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得仲父之後。何為不易
乎哉。
或曰。桓公之所應優。非君人者之言也。桓公以君
人為勞於索人。何索人為勞哉。伊尹自以為宰干
湯。百里奚自以為虜于穆公。虜所辱也。宰所羞也。
蒙羞辱而接君上。賢者之憂世急也。然則君人者。

無逆賢而已矣。索賢不為人主難。且官職所以任
賢也。爵祿所以賞功也。設官職。陳爵祿。而士自至。
君人者。奚其勞哉。使人又非所佚也。人主雖使人。
必以度量準之。以刑名參之。以事遇於法則行。不
遇於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名取
臣。以度量準下。此不可釋也。君人者焉佚哉。索人
不勞。使人不佚。而桓公曰。勞於索人。佚於使人者。
不然。且桓公得管仲又不難。管仲不效其君。而歸
桓公。鮑叔輕官讓能而任之。桓公得管仲又不難。

文字錄
不窮詰
難

明矣。已得管仲之後。奚遽易哉。管仲非周公旦。周公旦假為天子七年。成王壯。授之以政。非為天下計也。為其職也。夫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背死君而事其讎。背死君而事其讎者。必不難奪子而行天下。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難奪其君國矣。管仲公子糾之臣也。謀殺桓公而不能。其君死而臣桓公。管仲之取舍非周公旦未可知也。若使管仲大賢也。且為湯武。湯武桀紂之臣也。桀紂作亂。湯武奪之。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桀紂之

行。居湯武之上。桓公危矣。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為田常。田常簡公之臣也。而弑其君。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簡公之易。居田常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旦亦以明矣。然為湯武與田常。未可知也。為湯武有桀紂之危。為田常有簡公之亂也。已得仲父之後。桓公奚處易哉。若使桓公之任管仲。必知不欺已也。是知不欺主之臣也。然雖知不欺主之臣。今桓公以任管仲之專。借豎刁易牙。蟲流出尸而不葬。桓公不知臣欺主與不欺主已

明矣。而任臣如彼其專也。故曰桓公闇主。李兌治中山。苦陘令上計而入多。李兌曰。語言辨聽之說。不度於義。謂之宛言。苟且無山林澤谷之利而入多者。謂之宛貨。君子不聽宛言。不受宛貨。子姑免矣。

猶到文

或曰。李子設辭曰。夫言語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者。謂之宛言。辯在言者。說在聽者。言非聽者也。則辯非說者也。所謂不度於義。非謂聽者必謂所聽也。聽者非小人則君子也。小人無義。必不能度之義。

也。君子度之。義必不肯說也。夫曰言語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者。必不誠之言也。入多之為宛貨也。未可遠行也。李子之為弗蚤禁。使至於計。是遂過也。無術以知而入多。入多者穰也。穰豐多也雖倍入將奈何。舉事慎陰陽之和。種樹節四時之適。無早晚之失。寒溫之災。則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務。不以私欲害人事。丈夫盡於耕農。婦人力於織紝。則入多。務於畜養之理。察於土地之宜。六畜遂。五穀殖。則入多。明於權計。審於地形。舟車機械之利。用力少。致

功大則入多。利商市關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無。客商歸之。外貨留之。儉於財用。節於衣食。宮室器械。周於資用。不事玩好。則入多。入多皆人為也。若天事風雨時。寒溫適。土地不加大。而有豐年之功。則入多。人事天功。二物者皆入多。非山林澤谷之利也。夫無山林澤谷之利入多。因謂之寃貨者。無術之言也。

趙簡子圍衛之鄆郭。屏楯犀櫓立於矢石之所及。

簡子以屏為脅櫓而自臥之櫓楯類也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楯曰。

烏乎。吾之士數弊也。行人燭過免胄而對曰。臣聞之。亦有君之不能耳。士無弊者。但君不能耳昔者吾先君獻公并國十七。服國三十八。戰十有二。勝是民之用也。獻公沒。惠公即位。淫衍暴亂。身好玉女。秦人恣侵。去絳十七里。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沒。文公授之。圍衛取鄆。城濮之戰。五敗荆人。取尊名於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耳。士無弊也。簡子乃去楯櫓。立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乘之。戰大勝。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

一言也

或曰行人未有以說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敗。文

公以此人是霸。未見所以用人也。文能以賞信必罰未必去櫓親

立於矢石間簡子未可以速去楛櫓也。嚴親在圍。輕犯

矢石。孝子之所愛親也。孝子所以輕犯矢石而救者謂親愛孝子愛

親百數之一也。犯難救親百人無一人言孝稀也今以為身處危

而人尚可戰。是以百族之子愛於上。皆若孝子之

愛親也。是行人之誣也。能孝於親者尚百無一况於君百族而行孝哉是誣

也好利惡害。夫人之所有也。賞厚而信。人輕敵矣。

奇

失當作

刑重而必。人不北矣。長行徇上數百不一人。喜利
畏罪。人莫不然。將眾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數。而道
乎百無失人之行。行人未知用眾之道也。

韓非子卷十五終

韓非子

卷十五

三

或曰魯之公室三世劫於季氏。不亦宜乎。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其得之一也。故以善聞之者。以說善同於上者也。以姦聞之者。以惡姦同於上者也。此宜賞譽之所及也。聞善聞姦俱當賞也不以姦聞是異於上。而下比周於姦者也。此宜毀罰之所及也。今子思不以過聞。而穆公賢之。厲伯以姦聞。而穆公賤之。人情皆喜賢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而不上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且此亡王之俗。取魯之民所以自美。而穆公獨賢之。不亦倒乎。

文公出亡。獻子使寺人披攻之。蒲城披斬其袪。文公奔翟。惠公即位。又使攻之。惠竇不得也。及文公反國。披求見。公曰。蒲城之役。君令一宿而汝即至。惠竇之難。君令三宿而汝一宿。何其速也。披對曰。君令不二。除君之惡。惟恐不堪。蒲人翟人。余何有焉。當時君為蒲翟之人無臣之分則何有焉今公即位。其無蒲翟乎。且桓公置射鉤而相管仲。君乃見之。或曰。齊晉絕祀。不亦宜乎。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鉤之怨。文公能聽寺人之言。而弃斬袪之罪。

桓公文公能容二子者也。後世之君明不及二公。後世之臣賢不如二子。以不忠之臣事不明之君。君不知則有燕操子之也。子罕田常之賊知之則以管仲寺人自解。君必不誅而自以為有桓文之德。是臣讎君而明不能燭。多假之資自以為賢而不戒。則雖無後嗣不亦可乎。且寺人之言也。直飾非也。言君令而不貳者。則是貞於君也。歿君後生。臣不言愧而後為貞。不皆歿然後為貞。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公。寺人之不貳何如。

人有設桓公隱者曰。一難二難三難何也。桓公不能對。以告管仲。管仲對曰。一難也。近優而遠士。二難也。去其國而數之海。三難也。君老而晚置太子。桓公曰善。不擇日而廟禮太子。

或曰。管仲之射隱不得也。士之用不在近遠。而俳優侏儒。固人主之所與燕也。則近優而遠士。而以為治。非其難者也。失處世而不能用其有。而徒不去國。是以一人之力禁一國。以一人之力禁一國者。少能勝之。明能照遠。姦而見隱微。必行之令。雖

遠於海。內必無變。然則去國之海而不劫殺。非其難者也。楚成王置商臣以爲太子。又欲置公子職。商臣作難。遂弑成王。公子宰。周太子也。公子根有寵。遂以東州反。分而爲兩國。此皆非晚置太子之患也。夫分勢不二。庶孽卑寵無藉。雖處老老。晚置太子。可也。然則晚置太子。庶孽不亂。又非其難也。物之所謂難者。必借人成勢。而勿侵害已。可謂一難也。賢妾不使二后。二難也。愛孽不使危正。適專聽一臣。而不敢偶君。此則可謂三難也。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出。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鄰之士。內比周。而以愚於君。使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景公築雍門爲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謂以大夫之紫也。賜與爲寢也。故曰。政

葉地

在節財

或曰。仲尼之對。亡國之言也。恐民有倍心。而說之。悅近而來遠。則是教民懷惠。惠之爲政。無功者受賞。而有罪者免。此法之所以敗也。法敗而政亂。以亂政治敗民。未見其可也。且民有倍心者。君上之明有所不及也。不紹葉公之明。而使之悅近而來遠。是舍吾勢之所能禁。而使與天下行惠以爭民。非能持勢者也。夫堯之賢。六王之冠也。舜一從而咸包_邑。而堯無天下矣。有人無術以禁下。恃爲舜而

邑一作危

不失其民。不亦無術乎。明君見小姦於微。故民無大謀。行小誅於細。故民無大亂。此謂圖難者於其所易也。爲大者於其所細也。今有功者必賞。賞者不德君力之所致也。有罪者必誅。誅者不怨上。罪之所生也。民知誅罰之皆起於身也。故習功利於業。而不受賜於君。太上下智有之。此言大上之下民無說也。安取懷惠之民。上君之民無利害。說以悅近來遠。亦可舍已。哀公有臣。外障距。內比周。以愚其君。而說之以選賢。此非功伐之論也。選其心

之所謂賢者也。使哀公知三子外障距內比周也。則三子不一日立矣。哀公不知選賢。選其心之所謂賢。故三子得任事。燕王噲賢子之而非孫卿。故身死爲僂。夫差智太宰嚭而愚子胥。故滅於越。魯君不必知賢。而說以選賢。是使哀公有夫差。燕噲之患也。明君不自舉臣。臣相進也。不自賢功。功相徇也。論之於任。試之於事。奏之於功。故羣臣公正而無私。不隱賢。不進不肖。然則人主奚勞於選賢。景公以百乘之家。賜而說以節財。是使景公無術。

以享厚樂。而獨儉於上。未免於貧也。有君以千里養其口腹。則雖桀紂不侈焉。齊國方三千里。而桓公以其半自養。是侈於桀紂也。然而能爲不霸冠者。知侈儉之地也。爲君不能禁下而自禁者。謂之劫。不能節下而自節者。謂之亂。不節下而自節者。謂之貧。明君使人無私。以詐而食者禁。力盡於事。歸利於上者必聞。聞者必賞。污穢爲私者必知。知者必誅。然故忠臣盡忠於公。民士竭力於家。百官精尅於上。精廉尅已侈倍景公。非國之患也。但如上雖侈非國之

也。然則說之以節財，非其急者也。夫對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無患，知下之謂也。知下明則禁於微，禁於微則姦無積，姦無積則無比周。無比周則公私分，公私分則朋黨散，朋黨散則無外障距。內比周之患，知下明則見精沐，見精沐則誅賞明，誅賞明則國不貧。故曰一對而三公無患，知下之謂也。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間，聞婦人之哭，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間，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

手絞一作乎絞非

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或曰：子產之治，不亦多事乎？不以法度而用姦必

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則鄭國之得姦者寡矣。

不任典成之吏，典主也謂因事而責成之不察參伍之政，不明

度量，恃盡聰明，勞智慮而以知姦，不亦無術乎？且

夫物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智不足以徧知物，故因

物以治物。謂若因龍以治鱗蟲，因鳳以治羽鳥也。下衆而上寡，寡不

勝衆者，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是

遇下有
弄字

以形體不勞而事治。智慮不用而姦得。故宋人語
曰。一雀過弄。必得之。則弄誣矣。弄雖善射。見雀未
必一得之。故曰誣也。以天下為之羅。則雀不失矣。夫知姦亦有大羅。
不失其一而已矣。不修其理。而以已之智察。為之
弓矢。則子產誣矣。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其
子產之謂矣。

當當作

秦昭王問於左右曰。今時韓魏孰與始強。左右對
曰。弱於始也。今之如耳。魏齊孰與曩之。孟常芒卯。
對曰。不及也。王曰。孟常芒卯。率強韓魏。猶無奈寡

文出魏國

人何也。左右對曰。甚然。中期推琴而對曰。王之料
天下過矣。夫六晉之時。知氏最強。滅范中行。而從
韓魏之兵。以伐趙。灌以晉水。城之未沈者。三板。知
伯出。魏宣子御。韓康子為駟乘。知伯曰。始吾不知
水可以滅人之國。吾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
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康子踐宣子
之足。肘足接乎車上。而知氏分於晉陽之下。今足
下雖強。未若知氏。韓魏雖弱。未至如其晉陽之下
也。此天下方用肘足之時。願王勿易之也。

韓非子

卷七

或曰昭王之問也有失左右中期之對也有過凡明主之治國也任其勢勢不可害則雖強天下無奈何也而況孟常芒卯韓魏能奈我何其勢可害也則不肖如耳魏齊及韓魏猶能害之然則害與不侵在自恃而已矣奚問乎曰恃其不可侵則強與弱奚其擇焉夫不能自恃而問其奈何也其不侵也幸矣申子曰失之數而求之信則疑矣其昭王之謂也知伯無度從韓康魏宣而圖以水灌滅其國此知伯之所以國亡而身歿頭爲飲杯之故

也。今昭王乃問孰與始強其畏有水人之患乎。雖有左右非韓魏之二子也。安有肘足之事。而中期曰勿易。此虛言也。且中期之所官琴瑟也。絃不調。弄不明。中期之任也。此中期所以事昭王者也。中期善承其任。未慊昭王也。而爲所不知。豈不妄哉。左右對之曰。弱於始與不及則可矣。其曰甚。然則諛也。申子曰。治不踰官。雖知不言。今中期不知而尚言之。故曰昭王之問有失。左右中期之對皆有過也。

管子曰。見其可說之有證。見其不可惡之有形。賞罰信於所見。雖所不見。其敢爲之乎。見其可說之無證。見其不可惡之無形。賞罰不信於所見。而求所不見之外。不可得也。

或曰。廣廷嚴居。衆人之所肅也。晏室獨處。曾史之所慢也。觀人之所肅。非得情也。且君上者。臣下之所爲飾也。好惡在所見。臣下之飾姦物以愚其君。必也。明不能燭遠姦。見隱微。而待之以觀飾行。定賞罰。不亦弊乎。

管子曰。言於室。滿於室。言於堂。滿於堂。是謂天下王。

或曰。管仲之所謂言室滿室。言堂滿堂者。非特謂遊戲飲食之言也。必謂大物也。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胷中。以偶衆端。而潛御羣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內卑賤。莫不聞知也。不獨滿於堂。用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聞也。不得滿室。而管子猶曰。言於

室滿室言於堂滿堂非法術之言也

難四第三十九

衛孫文子聘於魯公登亦登叔孫穆子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也今子不後寡君一等寡君未知所過也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子退而告人曰孫子必亡臣而不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

或曰天子失道諸侯伐之故有湯武諸侯失道大夫伐之故有齊晉臣而伐君者必亡則是湯武不

君於衛一作君
衛於
劉辰翁曰
言衛有不
臣之臣而
於君不知
君之不明
也君之失
明君之失
也今穆子
但言臣而
不言君

王晉齊不立也孫子君於衛而後不臣於魯臣之君也君有失也故臣有得也不命亡於有失之君而命亡於有得之臣不察魯不得誅衛大夫而衛君之明不知不悛之臣孫子雖有是二也以亡其所以失所以得君也

或曰臣主之施分也臣能奪君者以得相踦也故非其分而取者衆之所奪也辭其分而取者民之所予也是以桀索嶧山之女紂求比干之心而天下離湯身易名武身受詈而海內服趙咥走山田

非必尊君之位分所當得也。以分所當得而多自由于君位也。

氏外僕而齊晉從。則湯武之所以王。齊晉之所以立。非必以其君也。彼得之而後以君處之也。今未有其所以得而行。其所以處。是倒義而逆德也。倒義則事之所以敗也。逆德則怨之所以聚也。敗亡之不察。何也。

魯陽虎欲攻三桓。不尅而犇齊。躋公禮之。鮑文子諫曰。不可。陽虎有寵於季氏。而欲伐於季孫。貪其富也。今君富於季孫。而齊大於魯。陽虎所以盡作也。景公乃囚陽虎。

一作詐是

功一作禍

不一作必是

或曰。千金之家。其子不仁。人之急利甚也。桓公五伯之上也。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也。臣主之間。非兄弟之親也。劫殺之功。制萬乘而享大利。則羣臣孰非陽虎也。事以微巧成。以疎拙敗。羣臣之未起難也。其備未具也。羣臣皆有陽虎之心。而君上不知。是微而巧也。陽虎貪於天下。以欲攻上。是疏而拙也。不使景公加誅於拙虎。是鮑文子之說反也。臣之忠詐。在君所行也。君明而嚴。則羣臣忠。君懦而闇。則羣臣詐。知微之謂明。無救赦之謂嚴。不知

齊之巧臣。而誅魯之成亂。不亦安乎。

或曰。仁貪不同心。故公子目夷辭宋。而楚商臣弑父。鄭去疾弑弟。而魯桓弑兄。五伯兼并。而以桓律人。則是皆無貞廉也。且君明而嚴。則羣臣忠。陽虎爲亂於魯。不成而走。入齊而不誅。是承爲亂也。君明則知誅陽虎之可以濟亂也。此見微之情也。語曰。諸侯以國爲親。君嚴則陽虎之罪不可失。此無救赦之實也。則誅陽虎。所以使羣臣忠也。未知齊之巧臣。而廢明亂之罰。責於未然而不誅昭昭之

罪。此則安矣。今誅魯之罪亂。以威羣臣之有恠心者。而可以得季孟叔孫之親。鮑文之說。何以爲反。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及昭公卽位。懼其殺已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子亶也。君子曰。昭公知所惡矣。公子圍曰。高伯其爲戮乎。報惡已甚矣。

或曰。公子圍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之及於難者。報惡晚也。然則高伯之晚於歿者。報惡甚也。明君不懸怒。有怒不行且舉懸怒則臣懼罪。輕舉以行

計則人主危。故靈臺之飲。衛侯怒而不誅。故褚師作難。食竈之羹。鄭君怒而不誅。故子公殺君。君子之舉。知所惡。非甚之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行誅焉。以及於死。故曰知所惡。以見其無權也。人君非獨不足於見難而已。或不足於斷制。今昭公見惡稽罪而不誅。使渠彌含憎懼。死以微幸。故不免於殺。是昭公之報惡不甚也。

或曰。報惡甚者。大誅報小罪。大誅報小罪也者。獄之至也。獄之患。故非在所以誅也。以讎之衆也。是

以晉厲公滅三郟。而欒中行作難。鄭子都殺怡。而食鼎起禍。吳王誅子胥。而越勾踐成霸。則衛侯之逐鄭靈之弒。不以褚師之不死。而子公之不誅也。以未可以怒而有怒之色。未可誅而有誅之心。怒其當罪而誅。不逆人心。雖懸奚害。夫未立有罪。卽位之後。宿罪而誅。齊胡之所以滅也。君行之臣。猶有後患。況爲臣而行之君乎。誅旣不當。而以盡爲心。是與天下爲讎也。則雖爲戮。不亦可乎。衛靈之時。彌子瑕有寵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

內備淺作
賤

臣之夢淺矣。公曰。奚夢。夢見寵者為見公也。公怒曰。吾聞人主者夢見日。奚為見寡人而夢見寵乎。侏儒曰。夫日兼照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人君兼照一國。一人不能壅也。故將見人主而夢日也。夫寵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或者一人煬君邪。則臣雖夢寵。不亦可乎。公曰善。遂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

或曰。侏儒善假於夢以見主道矣。然靈公不知侏儒之言也。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者。是去所愛而用所賢也。鄭子都賢。慶建而雍焉。燕子噲賢子之。而雍焉。夫去所愛而用所賢。未免使一人煬已也。不肖者煬主。不足以害明。今不加知而使賢者煬王。則必危矣。

或曰。屈到嗜芟。文王嗜菖蒲菹。非正味也。而二賢尚之。所味不必美。晉靈侯說參無恤。燕噲賢子之。之非正士也。而二君尊之。所賢不必賢也。非賢而用之。與愛而用之同。賢誠賢而舉之。與用所愛異狀。故楚在舉叔孫而霸。商辛用費仲而滅。此皆用

韓非子卷第十六終
所賢而事相反也。燕噲雖舉所賢而同於用所愛。衛奚距然哉。則侏儒之未可見也。君壅而不知其壅也。已見之後而知其壅也。故退壅臣。是加知也。曰不加知而使賢者煬已則必危。而今以加知矣。則雖煬已必不危矣。

韓非子卷第十六終

寬政康申

